

四庫全書

經部

左氏博議卷八

宋 呂祖謙 撰

懿氏卜妻敬仲

莊二十二年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生敬仲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

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晉侯賜畢萬魏閔元年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成季將生桓公

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閔二年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秦伯卜伐晉僖十五年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

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僖十五年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

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沓背憎職競由人

梁嬴孕過期卜招父卜之

僖十七年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焉

晉侯卜納王

僖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

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

齊侯戒師期而有疾

文十八年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公薨

晉楚遇於鄢陵晉侯筮之吉

成十六年晉侯伐鄭晉師濟河遇楚王鄢陵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

施氏卜宰

成十七年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穆姜

薨于東宫襄九年穆姜薨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无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宋公享晉侯襄十年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

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

鄭皇耳侵衛孫文子卜追之

襄十年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

崔子卜妻齊棠公之妻

襄二十五年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崔子因是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杼弒之

盧蒲

癸王何卜攻慶氏襄二十八年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晉

侯有疾問祟於子產昭元年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

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
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産曰昔高辛氏有
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
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
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
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
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
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
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
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
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
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
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
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
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
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

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

穆子之生莊叔筮之

昭五年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孔成子卜

立靈公昭七年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聘于諸侯之歲婤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

南蒯將叛枚筮之示子服惠伯昭十二年季平子立而不禮於

南蒯南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温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黄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

臧昭伯如晉臧

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 昭二十五年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為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郈魴假使為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

晉趙鞅卜救鄭 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

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楚卜子良為令尹

哀十七年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

巴人伐楚楚卜帥

哀十八年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遠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物莫不有先礎先雨而潤鍾先霽而清灰先律而飛蟄先寒而閉蟻先潦而徙鳶先風而翔陰陽之氣渾淪磅礴於覆載之間而一物之微先見其幾如券契符鑰無毫釐之差何也通天地一氣同流而無間也一物且然而況聖人備萬物於我乎聖人備萬物於我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聚散慘舒吉凶哀樂猶疾痛痾痒之於吾身觸之即覺干之即知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仰而觀之熒光德星欃槍枉矢皆

吾心之發見也俯而視之醴泉瑞石川沸木鳴亦吾心之發見也玩而占之方功義弓老少奇耦亦吾心之發見也未灼之前三兆已具未揲之前三易已彰龜既灼矣蓍既揲矣是兆之吉乃吾心之吉是易之變乃吾心之變心問心荅心扣心酬名為龜卜實為心卜名為蓍筮實為心筮水中之天即水上之天也鑑中之面即鑑外之面也蓍龜之心即聖人之心也天天相對面面相臨心心相應混融交澈混然無際敗甲朽株云乎哉故

曰聖人不煩卜筮在聖人觀之拂龜布蓍已為煩矣況區區推步揣摩之煩耶卜筮之理嘗見於大舜之訓矣曰卜不習吉而已一吉之外無他語也又嘗見於神禹之疇矣曰龜從筮從而已一從之外無他語也又嘗見於武王之誓矣曰朕夢協朕卜而已一協之外無他語也又嘗見於周公之誥矣曰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而已一食之外無他語也（並見尚書）至於後世始求吉凶於心外心愈疑而說愈鑿說愈鑿而驗愈疎附之以瞽史

之習雜之以巫覡之妄千蹊百徑庶幾一中失之於心而求之於事殆見心勞而日拙矣左氏之所載是也或曰左氏所載卜筮之事巧發奇中動心駭目其驗若此奚其疎曰左氏起隱迄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若天子若諸侯若卿大夫若士庶人竊意其卜筮之數約而計之猶不啻數萬也左氏載其驗於書者纔數十事耳是數十事者聚於左氏之書則多散於二百四十二年則希闊寂寥絕無而僅有也乃若誕謾無驗不傳於時不

録於書者吾不知其幾萬矣安得不謂之踈耶就左氏之所載彼善於此者如穆姜荀罃子服惠伯之屬猶庶幾焉是雖未足少議聖人之卜筮然類能信其心之所安而不奪於瞽史之說近之矣不信瞽史是真信蓍龜者也是心之外豈復有所謂蓍龜者耶噫桑林之見妄也僂句之應僭也臺駘實沈之祟妖也彼蓍龜之中曷嘗真有是耶妄者見其妄僭者見其僭妖者見其妖皆心之所發見耳蓍龜者心之影也小大修短咸其自取

傴者曲而躄者跛夫豈影之罪哉

曹劌諫觀社莊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百人醉而一人醒猶可以止衆狂百禮廢而一禮存猶可以推舊典春秋之時王綱解紐周官三百六十咸曠其職惟史官僅不失其守耳曹劌諫魯莊公觀社之辭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當是時人君之言動

史官未有不書者也為君者視以為當然而不怒為史者視以為當然而不疑此三代之遺也其後齊桓將列鄭太子華於會管仲曰作而不記非盛德也記姦之位君盟替矣僖七年仲之言則是也然味其言已開作而不記之端倪曹劌之時風俗已少變矣又其後晉獻齊捷於周周私犒其使而戒以勿籍成二年管仲所謂作而不記者特設此辭以動桓公耳未嘗直使史官之不記也今周王既犯禮而復使之勿籍何其無忌憚也然一時

之史官世守其職公議雖廢於上而猶明於下以崔杼之弑齊君襄二十五史官直書其惡殺三人而書者踵至身可殺而筆不可奪鈇鉞有弊筆鋒益强威加一國而莫能增損汗簡之半辭終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於下是果誰之功哉嗚呼文武周公之澤既竭仲尼之聖未生是數百年間中國所以不淪於夷狄者皆史官扶持之力也昧谷餞日之後暘谷賓日之前暮夜晦冥羣慝並作苟無燭以代明則天下之目瞽矣春秋之時非

有史官司公議於其間則胥戕胥虐之類已滅豈能復待仲尼之出乎史官非特有功於仲尼之未出也使其阿諛畏怯君舉不書簡編失實無所考信則仲尼雖欲作春秋以示萬世將何所因乎無車則造父不能御無弓則后羿不能射無城則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

晉桓莊之族偪莊二十三年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晉士蔿殺游氏二

子莊二十四年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晉士蔿殺羣公子莊二十五年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晉獻公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莊二十八年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

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譛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晉

侯為太子城曲沃閔元年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吴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

晉侯使太子伐東山閔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

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

晉殺太子申生

（僖四年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弗聽立之生奚齊將立奚齊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置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欵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

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晉使士蔿築蒲與屈 僖五

年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置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無喪而感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晉侯使賈華伐屈 僖六

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

而幸焉

乃之梁

晉殺其世子申生孰殺之士蔿殺之也殺申生者實驪姬之譖士蔿何與焉士蔿開其隙驪姬乘其隙也人有常言皆曰子弟子之與弟相去一間耳羣公子之出於桓莊者豈他人哉其尊者固不待言其卑者猶獻公之從父昆弟也士蔿逢獻公之惡反覆詭詐陷之於死地使獻公屠其宗族昆弟如刈草菅略無慘怛不忍之意其於宗族昆弟之間既如此何獨難於其子乎此所以

來驪姬之譖也對伯夷者不敢論賄賂（伯夷聖之清）對比干者不敢論阿諛（比干古之忠者）驪姬雖嬖茍非習見獻公之殘忍亦豈敢一旦遽譖其三子哉彼士蔿憂申生之不得立憂蒲屈之不可城終日焦然憂晉之禍憂之誠是也抑不知造是禍者果誰乎驪姬之譖即襲吾前日譖富子之術也蒲屈之城即襲吾前日城聚之術也使我不倡之彼烏得而和之使我不先之彼烏得而繼之是故開獻公殘忍之心者士蔿也教驪姬離間之術者亦士

爲也已開則不可復閉已教則不可復悔授賊以刃而禁其殺人世寧有是理耶雖使一法吏蔽是獄亦必首士蔿而從驪姬也吾嘗攷觀晉國之本末泝其流而尋其源又知開禍端者非獨士蔿其所從來逺矣晉穆侯之二子長則文侯而桓叔其季也桓二年註見二卷同出於穆侯而自桓叔以來視文侯之子孫不啻寇讎必鋤其根而奪其國者不過欲啓子孫之業耳殊不思殺文侯之子孫是殺吾之子孫也吾私其子而殺其昆弟則吾之

子亦私其子而殺其昆弟矣吾子所謂昆弟者乃吾之子也吾始欲私其子而終至於殺其子尚得為善謀耶然則桓莊之族雖曰獻公殺之其實桓莊殺之也桓莊親其子而讎昆弟於一族之中分親與讎其私已甚及獻公親奚齊而讎申生又於諸子之中分親與讎可謂私之私矣私日勝則心日狹心日狹則毒日深其末流安得不至此哉當桓莊殄滅文侯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吾子孫可以享無窮之利也豈自料害其

子孫者乃吾子孫耶當獻公滅桓莊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申生可以享無窮之安也豈自料害申生者乃吾身耶所防在外而禍發於内所防在人而禍發於身禍機在此而不在彼是數君之戕殺其族吾未嘗不憫其虛受丘山之惡而實無錙銖之益也哀哉嗚呼私生於愛而害愛者莫如私天下未有私而能愛者也獻公始私申生至於盡滅桓莊之族以除其偪愛之亦至矣曾未閲時嬖於驪姬遽移其愛於奚齊其為奚

齊而殺申生即為申生而殺桓莊之族者也向之愛申生之心果何所在耶申生之愛既可移於奚齊則異時嬖寵奚齊之愛亦可移而之他矣不惟昔之愛申生者不可保今之愛奚齊者亦未可保也然則徇私者豈能真有所愛哉果出於真則必不可移矣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莊子假人之亡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天性之愛豈外物所能移耶獻公苟能悟此愛之非真一念之中

識天性之愛則本根枝葉與生俱生而不可離何憂乎士爲何畏乎驪姬哉

莊公丹桓宮楹刻其桷使宗婦覿用幣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之楹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莊公問後季友莊三十二年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叔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

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

叔牙共仲賊子般 莊三十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已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閔公請復季友 閔元年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

共仲賊閔公成季立僖公 閔二年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

驕者亂之母也疑者奸之媒也懦者事之賊也弱者盜

之招也四者有一焉皆足以亡其國魯莊閔之際合四者而兼之簒弑之變胡為而不交作哉至嚴之地宗廟是也至嚴之防男女是也莊公以一哀姜之故上侮宗廟而僭其飾下亂男女而紊其幣二者既不足憚則舉天下無可憚者矣使哀姜來歸之初已傲然視天下舉無足憚宜其淫縱恣睢朋慶父而敗魯國敢於戕殺而不忌也哀姜固死有餘罪導之驕而納之於亂者果誰歟閔生於疑未有閔所不疑者也子般之當為後奚疑

哉莊公疾病反狐疑而徧問後於大夫此所以一問而起二奸也未問之前父沒子繼誰敢干之既問之後慶父叔牙知莊公之意猶未有所定始動其覬覦之心矣慶父叔牙固死有餘罪示人以疑而召奸者果誰歟慶父叔牙一體也季友誅叔牙而置慶父除惡而留其根何耶五王黜武而興唐武三思在其掌握縱而不殺終死其手唐桓彥範崔元暐張柬之袁恕己敬暉同誅張昌宗兄弟奉中宗反正武三思以計罷其政事封王號五王尋遭貶逐皆為武三思所害懦之為害如此然五王欲遺中宗

自誅之以强主威雖失策猶有説也吾不知季友復何説耶借曰不忍一朝而尸二昆盍亦宥之以逺竄於裔土則君臣兄弟之間豈不兩全哉一失此幾及子般之禍奉頭鼠竄之不暇非所謂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者耶慶父既弑子般凶威日熾閔公還季友以自輔望之者厚矣乃含垢忍恥一無所為意者示弱以有待歟昔之智者外雖示弱而其中實有不可犯也使季友以此全閔公斯可謂之示弱矣今俛首結舌坐待簒弑之至是

真弱者耳何名示弱哉閔公幼而知倚季友敬宗昏而知倚裴度見唐史皆不免弑吾未嘗不深悲二君之意而深恨二臣之負其託也二臣將何以見二君於地下耶嗚呼失之驕失之疑基禍於前者莊公也失之懦失之弱成禍於後者季友也揔四惡而論之君取其二焉臣取其二焉君臣分受其責可也雖然瑕不掩瑜瑜不掩瑕罪不掩功功不掩罪季友之失則然矣至其立僖公以續魯祀其忠亦不可誣也或曰荀息許獻公以死而

終能死僖九年季友許莊公以死而不能死季友其有愧於荀息歟吾以為荀息當愧季友季友不當愧荀息也荀息雖許獻公以死當奚齊之禍胡為不死耶以有卓子存也向若卓子能定其位則荀息之不死賢於死矣縱死者復生獻公亦豈責荀息之食言耶其所以死於卓子之弑者勢窮理絶不得不殉以身也季友殉於子般閔公之難輕棄其身則僖公不復立慶父不復討周公之廟不復血食矣一身之死一國之亡孰輕孰重耶

季友之不死於子般閔公即荀息之不死於奚齊本無異者然荀息所輔者邪季友所輔者正是荀息有愧於季友而季友無愧於荀息也是故以不能全子般閔公責季友則可以不能死子般閔公責季友則不可世儒論人臣之節者至於死而止耳孰知復有大於死者耶

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閔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以言警世者不可為駭世之論駭世之論本欲天下之畏而適以起天下之疑有是惡則有是禍吾恐正言之未足以警動流俗也於是甚言其禍務使可怪可愕以震耀一時之耳目抑不知聞者駭吾言將退而徐求其實見其禍未至於是則吾說有時而窮管仲告齊桓公之言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酖入人之口裂肝腐腸死不旋踵宴安雖敗德其禍豈遽至如是之烈哉仲之言知過其實也意者仲有警世之心而不免於駭世之病

歟非也以吾觀之謂仲恐駭世而未敢盡言其實則有之矣安得反謂之過其實乎使仲果盡言其實則世將愈駭矣毒之殺人多者深乎抑殺人寡者深乎無愚智無老幼皆知殺人多者之毒深也世之死於酖者千萬人而一人耳死於宴安者天下皆是也然則宴安之毒其視酖毒奚啻十倍耶宴安之毒至慘至酷無物可譬仲姑就世之所畏者為譬耳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而莫不仁於康衢水之於舟莫仁於瞿唐而莫不仁於溪

淵蓋戒險則全玩平則覆也生於憂勤死於宴安厥理明甚人所以不知畏者特習之而不察耳端居之暇嘗試思之使吾志衰氣惰者誰歟使吾功隳業廢者誰歟使吾歲月虛棄者誰歟使吾草木同腐者誰歟使吾縱欲忘反而流於惡者誰歟使吾弛備忘患而陷於禍者誰歟自棄之根皆宴安之為也是宴安者衆惡之門以賢入者以愚出以明入者以昏出以剛入者以懦出以潔入者以汚出殺身滅國項背相望豈不甚可畏耶嗚

呼世之招禍者禍雖不同同發於宴安未嘗有二毒世之致福者福雖不同同出於憂勤未嘗有二塗宴安人所愛也憂勤人所憎也愛其所憎而憎其所愛則幾矣宴安人所趨也憂勤人所避也趨其所避而避其所趨則幾矣雖然君子之耳目鼻口與人無異也其愛憎趨避亦與人無異也茍衆人之所謂宴安者果可樂則君子先據之矣其所以去彼取此者見衆人之宴安放肆偷惰百殃並集其心焦然不寧乃憂勤之大者耳君子

外雖若憂勤中有逸樂者存自强不息心廣體胖無人非無鬼責其安殆若泰山而四維之也然則善擇宴安者誰如君子哉故自衆人之宴安言之則當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自君子之宴安言之則當曰宴安良藥不可忘也藥之與毒曷嘗有定名哉

齊仲孫湫觀政　閔元年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

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觀政在朝觀俗在野將觀其政野不如朝將觀其俗朝不如野政之所及者淺俗之所持者深此善覘人之國者未嘗不先其野而後其朝也覘亦觀也入單父之野而見棄魚之俗則已知子賤之政矣宓子賤為單父宰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曰凡漁者為得何以得魚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鱄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為鱦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反以告孔子曰宓子賤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形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

家語入中牟之野而見馴雉之俗則已知魯恭之政矣後漢魯恭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專以德化為理建初七年桑下有雉過止其旁旁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彼所以一見其俗遽許二人之賢不復考察蓋善政未必能移薄俗美俗猶足以救惡政自武而成自成而康歷三世而商人利口靡靡之俗未殄見尚書畢命自高而惠自惠而文歷三世而秦人借鋤誶語之俗猶存見賈誼治

安策以政而移俗其難如此漢氏之東至于桓靈其惡極矣然政亂于上而俗清於下姦雄豪猾猶知畏義未敢遽取焉桓靈之時漢禄已終矣建安之際復延數十年之祚者非漢之力也實流風遺俗扶持之力也彼覘國之興亡者不占諸風俗尚誰占耶齊仲孫湫來省魯難其反命也齊侯問曰魯可取乎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嗚呼仲孫湫之所謂秉周禮者果

誰歟閔公魯君也哀姜君母也慶父大臣也閔公生甫八年固未識所謂周禮若哀姜則棄位而姣若慶父則弑逆之賊凡周禮之大禁舉犯之矣觀魯之朝三綱淪九法斁指何物以為周禮耶吾是以知仲孫湫之觀魯不觀其政而觀其俗也魯自周公伯禽以來風化浹洽其民耳濡目染心安體習無適而非周禮者揭於觀藏於府與講於泮宮流於洙泗被於絃歌形於冠服郁郁乎其文也洋洋乎其聲也井井乎其條也雖經哀姜慶

父之難能易其主而不能易其禮能奪其權而不能奪其俗舉魯國之俗皆秉周禮其為惡者獨哀姜慶父二三人耳寡不勝衆安得而敗乎此所以魯祀既絶而復續哀姜慶父之勢亦已成而復傾也仲孫湫可謂妙於覘國矣周公伯禽培其風俗於數百年之前而效見於數百年之後其規模遠矣哉子孫之不能常賢也國之不能常安也法之不能常善也固也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是數者既末如之何獨有養其禮義之風俗以遺

後人使衰亂之時猶可恃之以復振四鄰望之而不敢謀其慮後世亦深矣世之弊精神於簿書期會視風俗為迂闊者果足以知此哉魯之風俗能存魯於既壞之餘盛矣尚魯之嗣君當閒暇已成之風俗加以政事則其治孰能干之耶救已壞之政甚難因已成之俗甚易令風俗尚能救政事之疵而政事反不能因風俗之美是風俗不負魯而魯其負風俗也悲夫

左氏博議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氏博議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王元勛

左氏博議卷九

宋 呂祖謙 撰

舟之僑奔晉

閔二年虢公敗犬戎於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僖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伐衛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舟之僑為戎右夏四月晉侯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舟之僑先歸秋七月振旅以入于晉殺舟之僑以徇于國

天下之理有深可怪者倒挽九牛而不能舉秋毫吁可怪也洞視百里而不能見岱華吁可怪也高脫亂世之

禍而不能免治世之誅吁可怪也舟之僑當虢公有功之時獨先見其敗亡之釁惜然適晉遂免於禍可謂智矣其後城濮之役為晉文公之戎右叛官離次棄衆而歸晉文誅之以徇於國智於前愚於後何耶虢公之禍智者或不能預知至若晉文之法則雖庸人知其不可犯也舟之僑能知智者之所疑而不能知庸人之所畏其理果安在歟蓋恃智與恃功等耳虢公之亡恃其功也舟之僑之死恃其智也舟之僑既料虢公之亡遂伐

其智自謂人莫我若舉措任情猖狂妄行蹈於大戮彼恃其功此恃其智其得禍實出一轍亦何暇相是非哉渭汭之捷虢公方自喜其師之勝而不知亡國之機已藏於一勝之中矣僖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公虢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之亡舟之僑方自喜其言之驗而不知殺身之機已藏於一驗之中矣其福也所以為禍也其智也所以為愚也虢公以福召禍舟之僑以智召愚使虢公無功之可矜舟之僑無智之可負則國不喪而身不殞矣先王功

耿天下而日有危亡之憂非欲自抑也所以居其功也智耿天下而自處於匹夫匹婦之後非欲自晦也所以居其智也項梁勝秦而驕宋義料其必敗不旋踵而梁果覆其軍焉當是時宋義之名蓋楚國懷王竒其智位之以上將兵未叩秦酣宴驕縱竟斃於項籍之手項梁使羽再破秦軍羽等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梁不聽乃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秦果悉起兵擊楚大破之梁死高陵君見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軍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而先見敗徵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悅之因以為上將軍至安陽羽謂宋義曰今

秦軍圍趙王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必矣義曰夫搏牛之䖟不可以破蟣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乘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曰不如先鬬秦趙夫被堅鋭我不如公坐運籌筞公不如我羽晨朝即其帳斬義頭項梁之亡即號公之亡也宋義之死即舟之僑之死也凡人之相非未始有極號公之勝舟之僑在其傍而議之回視僑之傍已有議之者矣項梁之勝宋義在其傍而議之回視義之傍已有議之者矣我方憂人而不知人已憂我我方料人而不知人已料我是殆可長太息也噫舟之僑宋義之失今世皆能議之矣

議二子之失者亦安知果無人復議其傍耶

衛懿公好鶴閔二年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禄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賛國擇利而為之及戰衛師敗績遂滅衛僖公二年齊桓公封衛於楚丘

衛懿公以鶴亡其國玩一禽之微而失一國之心人未嘗不撫卷而切笑者吾以為懿公未易輕也世徒見丹其顛素其羽二足而六翮者謂之鶴耳抑不知浮華之士高自標置而實無所有者外貎雖人其中亦何異於

鶴哉稷下之盛列第相望大冠長劍褒衣博帶談天雕龍之辨蠭起泉涌禹行舜趍者肩相摩於道然擢筋之難松柏之囚曾無窺左足而先應者見史記齊世家是亦懿公之鶴也鴻都之興鳥跡蟲篆白衒鬻者日至受爵拜官光寵赫然若可以潤色皇猷及黄巾之起天下震動未聞有畫半策杖一戈佐國家之急見後漢靈帝紀是亦懿公之鶴也永嘉之季清言者滿朝一觴一詠傲睨萬物曠懐雅量獨立風塵之表神峯雋拔珠璧相照而五胡之亂

屠之不啻如机上肉見晉紀是亦懿公之鶴也普通之際朝談釋而暮言老環坐聽講迭問更難國殆成俗一旦侯景逼臺城士大夫習於驕惰至不能跨馬束手就戮莫敢枝梧見南史梁武帝紀是亦懿公之鶴也是數國者平居暇日所尊用之人玩其辭藻望其威儀接其議論揖其風度可嘉可仰可慕可親卒然臨之以患難則異於懿公之鶴者幾希豈可獨輕懿公之鶴哉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使親者處其安而使疎者處其危使貴者受

其利而使賤者受其害未有不蹈懿公之禍者也抑吾又有所深感焉鶴之為禽載於易播於詩雜出於詩人墨客之詠其為人之所貴重非凡禽比也懿公乘之以軒而舉國疾之視猶鴟梟然豈人之憎愛遽變於前耶罪在於處非其據而已以鶴之素為人所貴一非其據已為人疾惡如此苟他禽而處非其據則人疾惡之者復如何耶吾於是乎有感

里克諫晉侯使太子伐東山臯落氏閔二年注見八卷桓莊之

族偏
題下

物之相資者不可相無物之相害者不可相有兩不可相無則不得不合兩不可相有則不得不爭合之者欲其兩全也爭之者欲其一勝也將全其兩勿偏於一將勝其一勿分於兩心不可偏故調一於兩間者謂之智心不可分故依違於兩間者謂之姦蓋兩者並立然後有兩者之間兩者既不並立指何地而為兩者之間哉彼未嘗有間而我乃欲處其間是知依違者非姦也愚

也父不可無子子不可無父非所謂相資而不可相無者耶為父而傾子險也為子而傾父逆也故君子處父子之間必以兩全為本至於邪之與正則相害而不可相有有正則無邪有邪則無正安得有所謂邪正之間哉將為君子耶盡主其正將為小人耶盡主其邪此君子斷然而欲其一勝也當兩全而欲使一勝則其一終不能獨勝當一勝而欲使兩全則其兩必不能俱全亦審之而已矣醫之於疾未嘗敢偏助一藏之氣使之獨

勝兢兢然導養均調俱不相傷然後止至於治癰疽則潰肌流血無所愛豈非身與癰疽決不可兩全耶其視五藏則若驕子惟恐有毫髮之忤其視癰疽則若讎敵惟恐有毫髮之存是非前怯而後勇也疾變則術變也況當國家危疑之時其可一其術而不知前後之變也耶是知立乎父子之間合和而使之兩全柔者可能也立乎邪正之間別白而使之一勝剛者可能也然用其柔於邪正之間則懦而召姦用其剛於父子之間則激

而生禍以前為後以後為前亂不旋踵自非權移於銖兩秒忽之中機轉於俯仰笑嚬之際孰能不差毫釐而謬千里哉宜里克之工於前而拙於後也晉獻公將廢太子申生先遣之伐東山里克進而見獻公則諫以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退而見太子則戒以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告父以慈告子以孝其處父子之閒者至矣其後驪姬殺申生之謀已成憚克而不敢發使優施以言動之克猶用前術而不知變乃曰吾秉君而殺太子

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驪姬得其中立之言始無所憚而新城之難作矣是克知父子之間當兩全而不知邪正不當兩立也兩刃之下人不容足兩虎之鬬獸不容蹄驪姬申生之際夫豈中立之地哉勢已新而方守其舊勢已改而方守其初用前術應後勢克之所以敗也吾嘗論里克之為人長於柔而短於剛故能從容彌縫於無事之時而不能奮厲感慨於有事之日前所以中節者適遇其所長而已後所以失節者

適遇其所短而已使克幸而早死不及見驪姬之釁成則其短終不露世亦豈敢少訾之哉雖然人心不可兩用所以處獻公申生之間者惟恐其有向背至拒驪姬則又恐其向背之不明也所以處獻公申生之間惟恐其有厚薄至拒驪姬則又恐其厚薄之不分也克之處此難矣哉曰是不難譽親而詈讎同一舌也揖客而擊賊同一臂也豈聞其相奪哉大學之說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

於左毋以交於右上下左右之間皆欲兩全而不傷何其恕也至其論小人則以謂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又何其怒也嗚呼昔之達者蓋知之矣

齊侯戍曹遷邢封衛閔二年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諸侯救邢僖元年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城楚丘僖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

王者之所憂伯者之所喜也伯者之所喜王者之所憂

也王者憂名伯者喜名名胡為而可憂耶不經桀之暴民不知有湯不經紂之惡民不知有武王齊人伐燕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它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

蘇使湯武幸而居唐虞之時無害可除無功可見湯自湯武自武民自民交相忘於無事之域則聖人之志願得矣功因亂而立名因功而生夫豈吾本心耶是故雲霓之望非湯之感也乃湯之不幸也壺漿之迎非武王之感也乃武王之不幸也伯者之心異是矣凡王者之所謂不幸乃伯者之所謂大幸也王者恐天下之有亂伯者恐天下之無亂亂不極則功不大功不大則名不高將隆其名必張其功將張其功必養其亂狄以閔之

元年伐邢其後二年而齊始遷邢于夷儀狄以閔之二年滅衛其後二年而齊始封衛于楚丘齊桓之恤二國必在於二年之後者何也所以養其亂也齊桓之心以為當二國之始受兵吾亟攘夷狄而却之則亦諸侯救災恤鄰之常耳其迹必不甚竒其事必不甚傳其恩必不甚深曷足以取威定伯哉先飢而後食之則其食美先渴而後飲之則其飲甘今吾坐養其亂待其社稷已顛都邑已傾屠戮已酷流亡已衆然後徐起而收之拔

於危蹙顛頓之中置於豐樂平泰之地是邢衛之君無國而有國邢衛之民無身而有身也深仁重施殆將淺九淵而輕九鼎矣故其功名震越光耀赫然為五伯首向使絶之於萌芽則名安得如是之著耶嗚呼邢衛之難曰君曰卿曰士曰民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苟仁人視之奔走拯救不能一朝居也今齊桓徒欲成區區之名安視其死至於二年之久何其忍耶長人之亂而欲張吾之恵多寇之虐而欲明吾之勲是以萬人之命

而易一身之名也是誠何心哉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怵惕惻隱之心不期而生此人之真心也真心一發森不可禦豈暇計其餘哉有人於此謂彼未入於井而全之其功淺既入於井而全之其功深縮手旁觀俟其既墜乃始褰裳濡足而救之則其父母必以為再生之恩鄉鄰必以為過人之行義槩凛凛傾動閭里回顧前日未入井以救之者父母不謝鄉鄰不稱若大不侔然則為孺子計者寧遇前一人耶寧遇後一人耶噫此王

伯之辨也

衛文公大布之衣 閔二年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趙宣子為國政 文六年趙宣子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晉悼公即位 成十八年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歛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太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蔿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

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御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晉侯謀所以息民

襄九年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楚蔿掩為司馬

襄二十五年楚蔿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

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平王封陳蔡復遷邑

昭十三年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

子旗請伐吳

昭十三年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人民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楚子使然丹屈罷簡兵

昭十四年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叙舊禄勲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楚城州來

昭十九年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

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吴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内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宫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將以天下之事而責之一人之身本數末度弛張廢置品蕞目雜衆錯填溢非立談之間所能決也必精思熟慮用心而不知其幾然後粗能通其本原博問廣詢閲人不知其幾然後粗能熟其利害歴歳踰時費日不知其幾然後粗能成其紀綱法雖備矣未嘗試而驟欲布

之天下從歟違歟欣歟戚歟有效歟無效歟是皆未可前定也用法者方且怵然疑慄然懼必待事果便國果治然後敢自守法未出之前營度布置如彼其勞也法既出之後憂疑皇惑如此其危也嗚呼難矣哉吾讀左氏至衞文公趙宣子晉悼公魏絳蔿掩之治國規摹條畫巨細畢備確實切近可舉而行如入陶朱之室物物可以濟貧如發倉公之笥物物可以伐病非為空言者也世之為治者與其鑿空創意如是其難曷若取數公

已成之法按而行之乎所以漫不加省者特易之以為紙上語耳噫自衛文而至蔿掩其治法載在方册者雖止於數簡曾不知其經畫之初耗精弊神竭平生之力然後僅能底於此也是數公平生之精力聚於數簡之間其可以紙上語易之歟彼者身而立其法於數千百載之前我安坐而得其法於數千百載之後彼任其勞而遺我以其逸可謂幸之尤者也工之巧者不肯授人以其法琴之妙者不肯授人以其調固有服役終身而

莫得其傳者矣使幸而得之其喜為如何其感為如何治國之法非一工一琴比也今數公治國之良法表裏纖悉左氏盡發其秘於書學者一開卷而盡得之反不知貴重豈不怪耶必嘗習畫然後知珍顧陸之圖必嘗習字然後知寶鍾王之帖持以示田舍翁則詆為敗素腐楮耳苟未嘗留意治體亦安知數公之遺法可貴哉或曰楚平王之始得國宥罪舉職簡兵撫民其法與數公無異者然楚終不振是法不足以為治也曰使平王

常守是法而楚終不振謂法不足爲治可也其後宫室無量民人日駭則既不能守是法矣然則楚之不振者非法之罪也廢法之罪也今日服參朮明日服烏喙乃指參朮之爲殺人可不可耶

晉荀息請假道於虞以伐虢僖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宫之奇存焉對曰宫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强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

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虢公敗戎于桑田

僖二年秋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而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滅虢滅虞

僖五年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玩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

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冬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

諫之用在於君未喻之前而不在於君已喻之後此人臣事君之常法也然君已喻而不諫其名一其實二已喻而不為耶是不待諫也已喻而不改耶是不當諫也既曰喻矣其猶不改何也怵其利而冒其害也人臣之極諫者吾聞其語矣曰是必姦是必詐是必危是必亡深切著明庶幾君之一悟耳今君已知其為姦詐已知

其為危亡不勝其欲而直犯之反飾游辭而拒我又奚以諫為虞以貪虢以驕自取滅亡皆不足深論吾獨怪虞公拒宫之奇之諫其語太不切事情久而後悟虞公姑飾游辭以對宫之奇耳晉獻公戕害同宗滅霍滅魏不可以一二數皆置勿議請專以假道一事論之晉姬姓也虞姬姓也虢亦姬姓也晉加兵於虢而虞公乃語宫之奇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虞公雖昏未至於遽忘虢公之姓也其言果何謂耶蓋虞公心知晉非善意特

怵於璧馬之利不能自制冒其害而爲之若正告人以真情曰吾甚愛璧馬不暇顧晉之詐則必爲人所姍笑故枝辭曲說汎爲悠悠之言苟以窒宮之奇口而已其心豈以晉爲誠不害同宗者哉奇遂謂虞公誠不知晉號爲同宗乃若教乳兒稚子者提其耳而誨之何其暗於事情也虞公亟欲絶奇之言以謂若與奇論人事則吾說有時而窮不若託之神怪推墮於滉瀁茫昧之中俾無所攷質於是又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亦特借

神怪以拒奇初非真以爲神可恃也奇復區區進其說贅矣大抵君未知其不然故當告之以不然君已知其不然復瀆告之以不然無益也奇則忠矣然何補於成敗之數哉至於荀息以壁馬之微覆虞虢如反掌世皆以爲智以吾觀之息亦未得爲智也息之爲晉謀一工而一拙息之料宫之奇一中而一失壁馬復歸而坐得兩國工矣驪姬申生之釁僖四年近在肘腋曾不能謀拙孰大焉預料宫之奇雖諫將不聽固已奇中若奇前後之

諫蹇蹇不屈反謂其懦不能强諫非失耶彼料宮之奇或中或失未足以為晉之存亡乃若拙於内難而不能謀此晉所以國統屢絶而幾不血食也焉得智

齊寺人貂漏師 僖二年秋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寺人貂立無虧

僖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内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内寵以殺羣吏而立公

宋襄伐齊立孝公僖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子無虧　孝公奔宋

管仲始進說於桓公盤遊縱佚之屬皆曰不害伯其深戒痛絶以為害霸者獨參用小人而已仲之意謂有抑必有揚有拘必有縱故其得政之始首與齊公約中分齊國為二舉一國之樂皆歸君舉一國之權皆歸我我與君以樂君與我以權以是樂而市是權兩相貿易要

約既定各守封疆截然如胡越之不可相犯自今日以後仲茍進苦言以阻桓公之樂耶則仲為負桓公桓公茍用小人以侵仲之權耶則桓公為負管仲其所以得君專持權久成功偉者恃此約也夫彼所謂寺人貂者茍崇臺榭盛狗馬侈聲色以奉桓公游宴之樂是固仲所許也今乃恃寵干政漏泄軍事則正犯仲之約矣兵事尚神密泄他人之軍事猶不免誅况霸國節制之師豈容人輒亂之乎為仲者盍質桓公以素約尸貂於軍

門可也顧乃隱忍坐視而不爭意者闇而不知爭乎則仲非闇人也意者懦而不敢爭乎則仲非懦人也其所以不爭者殆必有說矣奕者舉棊纔三四斂手而甘敗者國棊也倒奩空枰大敗塗地爭猶不止則棊之下者耳仲國棊也先自見不勝之兆於冥冥之中安得不知難而止乎是故智者之敗在心愚者之敗在事智者之敗在神愚者之敗在形智者之敗同室不知愚者之敗國人皆知使仲必待舌獘力屈然後始肯處於不勝之

地亦何以管仲為哉仲與桓公要約如此之明桓公首負約而使貂亂軍政自常情論之仲之理甚直桓公之理甚曲仲之爭必勝桓公之爭必不勝仲何反自處於不勝而遽不爭也曰仲始與桓公約既以佚樂與桓公矣資人君浮靡淫麗之樂者屬之君子乎屬之小人乎名曰佚樂未有不資小人者名曰小人未有不貪權勢者已許其縱佚樂而禁其近小人是授人以田而奪其耒耜也已容其近小人而禁其奪吾權是與盜者同處

而惡其攘竊也世寧有是理耶仲急於功利亟欲得齊國之柄不暇長顧却慮而為是約至於漏師多魚之時仲固已黙然隂悔初約之謬矣失之於初不能救之於末此仲之所以吞聲而不敢較也若他人居仲之地必不度事勢而爭之雖使桓公或勉聽其言而逐貂然逐貂之後誰與桓公供耳目之娛誰與桓公極心志之欲茍復求如貂者繼之耶則盜權猶自若也茍求不盜權者置之君則必擁腫鞅掌然後可耳輿臺閽寺輩能希

君之意者必能盜君之權不能盜君之權者亦必不能希君之意桓公左右誠皆擁腫鞅掌之徒則塊然宫中無以自適必反責管仲曰爾所以許我者享為君之樂也我所以與爾權者亦以易吾之樂也今吾蹙迫槁乾曽不能少享為君之樂豈非爾欺我耶是則用貂之初仲固可持左劵而責桓公之負約逐貂之後桓公亦將持右劵責管仲之負約也君臣相咎必至相睽仲之身將不得安於齊國矣管仲桓公君臣之交閒天下一旦

相責至此豈不貽笑後世耶仲之隱忍而不爭者畏此辱也况自貂始進之時言之桓公所以敢用貂者以仲許之也當是時仲為主而貂為客自貂嬖寵之時言之桓公所以未疎仲者以不害貂也當是時貂為主而仲為客君臣之歡潛移客主之勢互變昔也貂為仲所容今也仲為貂所容方且取容之不暇猶曰逐之乎逮仲之將死始明數貂之姦列於易牙開方之間欲併逐之平時則不敢排擊以為保身之計將死則盡言不諱以

取知人之名其自為謀亦巧矣仲之謀雖巧然既開禍
亂之原雖彌縫障蔽終不能遏庶孽交爭國統殆絶天
下之事信非巧者所能辦也嗚呼仲之輔桓公而自期
何如耶葢將混文軌一統類雖山戎孤竹之屬皆入封
略猶以為褊也晚節末路至使桓公不能自定其子區
區僣仲屬之於宋襄焉仲始欲致桓公於何地今反不
能保一子而託之他人想仲發言屬宋襄之際顏忸怩
而口囁嚅跼天蹐地無措身之所矣吾讀書至此未嘗

不憐其衰而哀其窮也世之詆伯者必曰尚功利五伯
桓公為國諸子相屠身死不殯禍且不能避豈功利之
敢望乎是知王道之外無坦塗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
功利舉皆禍殃彼詆伯以功利者何其借譽之深也

左氏博議卷九

左氏博議卷十

宋　呂祖謙　撰

會陽穀謀伐楚

僖三年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齊歸蔡姬

僖三年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

齊侵蔡伐楚

僖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

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甚小人之惡者寛小人之惡者也多小人之罪者薄小人之罪者也小人之懷惡負罪者其心未嘗一日安也

一旦為人所發情得訐露手足失墜何辭之敢爭其所以旅拒不服者柳有由矣是非小人之罪也治小人者之罪也治小人者疾之太過求之太深謂正指其罪惡無所附益未足以深陷小人由是於本惡之外復增其惡以甚之於本罪之外復增其罪以多之小人始悻然不服雖旁觀者亦憮然有不直君子之心矣所謂小人者方患無以自解也日夜幸吾一言之誤一字之差乘隙以破吾之說今吾乃故為溢毀無實之辭使彼得以

藉口是遺小人以自解之資也彼之惡本實因吾增之反變實惡為虛惡彼之罪本實因吾增之反變實罪為虛罪則為小人者惟恐君子增加之不多耳嗚呼君子何苦坐一偽而喪百真小人亦何幸借一誣而解百讁乎大商坐肆持權衡而售物銖而銖焉兩而兩焉鈞而鈞焉石而石焉人交手授物無敢出一語者茍陰加權衡而罔利所嬴者僅若毫髮衆皆競棄之將立為溝中瘠矣權衡已定加則為貪罪惡已定加則為濫是故取

貨財者取所不當取則當取者必反不能取治小人者治所不當治則當治者必反不能治但取所當取穉藏自不能容但治所當治姦宄自不能遯又何必曲取而過治也哉齊桓公與管仲為伐楚之役茍直指其不共貢職以討之則適投其病楚必稽首而歸罪矣而君臣過計以不共貢職之罪為不足遂遠求昭王不復之事欲張楚之罪大吾出師之名以蓋侵蔡之私抑不知膠舟之禍年踰數百荒忽茫昧不可考質楚安肯坐受其

責乎此所以來水濱之悔也使桓公管仲茍止以包茅責楚而不加以昭王之問則言出而楚服矣尚何待進師至陘而僅得其請盟乎影者形之報也響者聲之報也刑者罰之報也高下輕重咸其自取豈有一形而兩影一聲而兩響者哉君子之用刑當聽其自犯而不置我於其間多與之為多寡與之為寡茍不勝其忿而以私意增之是我之刑而非刑之刑也伐人國覆人族殘人身而參之以我吁危哉以小人而謗君子謂之誣以

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之誣君子全體之誣也君子之誣小人一事之誣也小大雖殊然終同歸於誣而已矣君子方疾小人之為誣而復効其為誣亦何以責彼哉惜乎伐楚之際無以是語桓公者也然則楚之罪果止於不共王祭而已乎曰否楚閒周之衰竊王號以自娛淫名掩於天子罪未有先焉者也桓公管仲方求出師之名尚遠取數百年之罪以加楚使知其僭王必無反為楚隱之理今恬不加問是必不之見楚

之僭王天下知之何為齊之君臣獨不見乎此無他惟有意求出師之名所以愈求而愈不見也人之求墜簪者簪横吾之前或瞀亂而不能見簪曷嘗自匿哉心切於求則目眩於視也桓公管仲之不見楚罪其以是哉

楚伐鄭僖三年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齊執陳轅

濤塗僖四年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陳鄭之閒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閒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陳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

也冬陳成歸轅濤塗

申侯城賜邑鄭伯逃歸

僖五年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鄭殺申侯以說齊

僖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

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怠善而長姦者莫如徇時之說是說之行於世不知其幾年矣持之有故也舉之有證也辨之有理也無惑乎傾天下而從之也其說曰徇時者通忤時者窮天下堯舜而我獨共鯀是以有放殛之刑天下桀紂而我獨湯文是以有幽縶之禍故崇山幽州之竄宜也見尚書夏臺

美里之囚亦宜也見史記　亂世之不利為善猶治世之不利為惡也予欲為善於亂世盍先自省能飢乎能寒乎能傲炎荒而輕髡鉗乎能嗜刀鋸而親碪質乎能也固可忤時而獨行其志也如曰未能盍亦隨時上下以徼寵保身哉是說之行風靡而波蕩者十人而九矣噫嘻世之君子果何道而排之乎春秋之時澆偽蠭起之時也徇時而生者吾見其人矣忤時而死者吾見其人矣

祭仲潘崇之顯榮祭仲見桓十一年潘崇文元年　洩冶伯宗之戮辱洩冶

見宣元年伯宗成十五年皆世俗所指以藉口者也蓋嘗以齊楚爭鄭之際觀之鄭伯之臣終始主齊不變其說者孔叔也反覆趨利且齊且楚者申侯也格之以世俗之說則孔叔之樸固膠滯殆難免乎今之世申侯持詭譎之術遇澆偽之時所謂卉之春而稼之秋也然孔叔卒無纖芥之禍而申侯反以殺其身則世俗之說果可盡信耶附丁傅者皆貴於哀帝之朝而朱博以丁傅敗初哀帝祖母定陶太后欲求稱尊號傅喜孔光共持正議傅晏亦太后弟諂諛欲順指會傅新徵為京兆尹相與交結謀成尊號由

是罷喜就國免光為庶人以博代光為丞相太后使晏風令奏免喜侯博與御史趙𤣥并奏喜無益於治請免為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常怨喜疑博𤣥承旨詔彭宣雜問宣等劾奏博執左道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附下罔上為臣不忠不道請召博等詣廷尉詔獄博遂自殺

獻符命者皆侯於王莽之世而劉棻以符命誅

王莽簒位時爭為符命封侯其不為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絶其源莽亦厭之遂使趙並驗治非五威將帥所班皆下獄甄豐及其子尋皆敗豐自殺尋隨方士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隆威侯劉棻及公卿親黨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

昔之君子介然自守忤時不悔者其知之矣嗚呼治世者小人失志之時也亂世者小人得志之時也為小人

禱者必祝其遇亂世而毋遇治世抑不知事有大繆不然者小人之在治世片言犯義則鐫譙至跬步觸法則譴責來含毒蓄險鬱不得吐信乎其不得志也然抑其惡所以全其身愛小人者孰有加於治世乎嚴師之箠楚慈母之呵叱吾見其恩而不見其讎也亂世則反是矣貪大者家亦大詐高者位亦高羣讙輩嚚競於為惡不至於覆宗絶祀不止也有餌焉以馨其鈎有鉺焉以華其穽安得不誘而納之死地乎此申侯所以狃為惡

之利而至斯極也嗚呼小人者毋以遇亂世為幸哉

楚滅弦僖五年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黄於是江黄道栢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黄不歸楚貢僖十一年黄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黄

楚滅黄僖十一年黄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黄

天下之禍恃人而不自戒者居其最天下之辱為人所恃而不能保者居其最恃人而受禍者固可責也所恃者不足恃而納人於禍庸非可責之尤者乎齊桓公尊

周室以安中國弦也黄也僻處江漢慕中國之義自附於齊恃齊忽楚相繼覆亡左氏以恃人而忘備責之抑不知一國之所以忘備者深信中國以為可恃也終至於翦滅者豈非誤信中國而至於此極乎為中國者誤人於死地曽不自咎尚忍隨其後譏之甚矣愧而不知恥也人之汎舟者恃舟師而不戒酣寢沈醉以溺於水是人固有罪矣然岸傍之人罪之可也舟師罪之不可也彼由誰致禍而猶敢罪之耶是溺人者非水也舟師

也滅二國者非楚也齊也二國之滅未足深恨吾獨有所深恨者焉中國之不競久矣蠻夷肆行莫之敢遏齊桓獨斐然欲扶衰振廢弦黄又奮然自拔於荆蠻而從之四方諸侯皆將占弦黄之禍福以為進退是幾也中國外裔勝負之決也使弦黄既附中國而社稷奠安人民豐阜則皆歆艷棄楚即齊楚雖倔强江漢間誰與同惡者今齊桓坐視二國之亡而不能救附中國者未有福背荆蠻者立有禍人情非病風喪心豈肯辭福而就

禍耶是驅天下之人而歸荆蠻也向若桓公倡義之初外裔皆不知慕中國之義漠然不應其害猶淺是何也彼雖未知從中國之有利亦未知從中國之有害也不幸弦黄首恃中國而得禍雕題文身之俗必指以相語曰吾始所以慕中國者圭璧黼繡之華也干戚羽旄之美也豆籩彝鼎之肅也磬筦鐘鼓之和也謂可托吾國而無後憂而今而後乃知中國之不足恃彼聲明文物亦徒有其表耳焉可為所誘而自投於禍哉是則二國

之滅猶未足深恨因二國之滅而絶外裔向中國之心為可深恨也嗚呼中國猶君子外裔猶小人小人為君子之害猶外裔為中國之害也世之名君子者招小人而誘之曰汝術甚危我道甚安汝盍去故而就新乎聞有聞風而來者實無以與之既奪其小人謀身之術而不授之以君子藩身之具未入於仁而先入於愚未入於義而先入於迂恃其徒善曾不隄防輕犯世忌以陷於禍向之儕輩交責而爭尤之曰汝不用吾言捨便利

之舊術而就緩儒之迂計今禍福果如何也向之鄙夷吾黨而自附於彼吾謂汝朝升君子之門暮收君子之利顧乃顛頓困辱反不若吾黨循常守故之安則翦翦拘拘者果足恃耶一犬吠形百犬吠聲而仁義之道荒矣是皆以君子自名者之罪也以君子自名者誠不足恃矣天下安可以此人之不可恃而遂疑此道之不可恃耶將之覆軍者相繼天下不疑兵書之難行醫之殺人者相望天下不疑醫書之難用世未有因罪其人而

并罪其書者也萬古六經反坐腐儒曲士輩而廢耶

楚文王寵申侯僖七年齊人伐鄭鄭殺申侯以說于齊註見前篇題

愛而知其惡者天下之至善也亦天下之至不善也凡人之情有所愛則有所蔽有所蔽則有所忘不蔽不忘卓然知其惡於深愛之中唯天下至公者能之何以反謂之大不善乎知而遠之善之善也知而近之不善之不善也明皇之於李林甫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奏對常稱旨上悅之上欲以為相問於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係國家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

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卒使禄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德宗之於盧杞德宗建中二年用盧杞為相杞陰狡欲樹威立勢小不附者欲置之死地上甞與李泌曰盧杞忠清強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此乃杞之所以為姦邪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同用小人者也同以小人而致亂者也彼善於此則德宗猶愈焉德宗之言曰人皆以盧杞為姦邪朕獨不覺其姦邪是德宗之用杞者愛而不知其惡者也不知其惡而用之猶人情也若明皇則既知其惡矣其目林甫以妬賢嫉能品題之妙雖借辭於張九齡之徒殆不

過是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惟不知其惡是以不能一朝捨也如使知其惡亦必不能一朝居也今明皇既明知林甫之惡不能減其毫髪之愛尊寵信任至十九年之久豈復近於人情乎意在於用賢而不知其惡者德宗也誤也意在於用姦而不恤其惡者明皇也故也誤者猶可恕既知其姦而用之者可勝誅乎受欺者其罪小自欺者其罪大德宗不過為杞所欺耳是杞之罪大而德宗之罪小也明皇洞視林甫之惡如見肺肝

是林甫本不能欺明皇而明皇自欺之罪豈在於林甫乎楚文之嬖申侯也猶明皇之嬖林甫也明皇知林甫之妬賢嫉能楚文王亦知申侯之專利不厭一則終彼之身任之不替一則終我之身寵之不衰二君之罪吾未知其孰輕孰重也彼子文不知楚文之失反追誦其明亦惑矣古今以郭公惡惡不能去為大譏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為其善善惡惡公曰若子所言乃賢君也父老曰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此所以亡也然郭公非愛其惡而不忍去也實惡其惡而不能去也

郭公雖懦而惡惡之本心猶未失也豈若楚文與明皇既知其惡而猶愛之乎聲之不可並者哭與笑也貌之不可並者愠與喜也愛其人必不知其惡知其惡必不愛其人異哉楚文明皇之心既知其惡又愛其人二者並處於胸中不相陵奪獨何歟蓋有說也善有力惡亦有力不見可欲而不亂者善力尚淺也他日見可欲安知其不亂也不見其姦而不怒者惡力尚淺也他日見其姦安知其不怒也見可欲而不亂則其心深入於善

善之力已堅矣見其姦而不怒則其心深入於惡惡之力已堅矣二君知二臣之姦乃良知之猶未泯者至於知其姦而尚愛之是為惡所持其力既堅雖良知不能奪也吾故論而發之以為善惡淺深之驗

齊桓公辭鄭太子華僖七年秋盟于甯毋謀鄭故也鄭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内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茍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

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

使請盟于齊

道無待而有待非道也待之名烏乎生以彼待此曰待以此待彼亦曰待一彼一此而待之名生焉未有彼待彼者也未有此待此者也雨在天稼在田判然二物也

語人以稼待雨可信也帛在機衣在身判然二物也語人以衣待帛可信也若語人曰吾待目而視待耳而聽則世固已疑而不信矣是何也目我之目非借他人之視也耳我之耳非借他人之聽也我視則視我聽則聽本非有待也雖然是固非有待之待猶未免無待之待也目雖離婁不能自保其不瞽耳雖師曠不能自保其不聵是雖無待於他人而猶待於血氣尚非我之所得專也舉天下之物我之所獨專而無待於外者其心之

於道乎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心苟待道既已離於道矣待道且不可況欲待於外哉古之學者為已非以人不足為也通天下無非已不見有人之可為也其動其靜其語其默未有由乎人者飭躬厲行非以揚名也别嫌明微非以避謗也簡賦省刑非以求民也深謀遠慮非以防患也本無所待而作亦豈有待而止哉有所慕而作者外無慕則不作也有所畏而止者外無畏則不止也曰作曰止皆待於外而不出於我則

吾之為善既無本矣無本之水朝滿夕除無本之善朝銳夕隳是烏可恃耶鄭子華以世子而賣其國齊桓公貪其利而將受之從管仲之諫而止世莫不誦管仲之言以為當以吾觀仲之言何其不知本也其言曰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仲不能以道格君之心使自為善反待簡册之毀譽以制之噫為善果待於外使自古無史官諸侯無史籍將放意而不復為善耶不導其君以心制

物而反以物制心是以外而制内也幸而桓公以好名之心易好利之心僅從管仲之諫若桓公好利之心勝好名之心則殘編腐竹何足以制桓公耶仲之說至是而窮矣信如是則聖人立左右以記言動者亦豈以外制内耶非然也恃史册以自制者固待外也視史册為外物者亦未免有外也至理無外藩以私情蔀以私智始限其一身為内而盡棄其餘為外物乃若聖人之心萬物皆備尚不見有内又安得有外耶史心史也記心

記也推而至於盤盂之銘几杖之戒未有一物居心外者也嗚呼此豈管仲所及哉

宋太子茲父請立子魚僖八年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九年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無故而為駭世之行求名之尤者也宋襄公之遜於子魚是也以統則正以親則嫡以勢則順無故而欲推之他人非求名果何說也然求名之罪人所共指不足深

責乃若不明乎善則學者所同病所當先論也宋襄所以無故而遜國者吾知之矣其心急欲自表見於世悒然恨無善之可為故振奇以駭世耳築山於平地者以其無山也使居泰華之傍必不築也鑿沼於平地者以其無沼也使居江海之傍必不鑿也平地無山故版築而強為山平地無沼故疏鑿而強為沼彼矯激而強為駭世之行者豈非平居自視無善之可為不得不出此耶人之言曰天下之善遇之不可不為不遇不可強為

其視宋襄進一等矣亦未免五十步笑百步也一歲之間自春至冬一日之間自朝至暮一國之間自君至民一身之間自頂至踵無時非善無物非善周流充塞隨在隨滿今乃謂遇善則可為不遇善則不可為吾不知擇何物為善棄何物為不善耶吉人為善惟日不足世俗乃嘆善之難遇何其反也以魯遇宋謂之遇以齊遇陳謂之遇以子路遇荷蓧謂之遇為善而欲遇善善豈在外耶君子明乎善者天理混然生生不息不知有善

之可擇也不知有不善之可棄也尚不見精何者為粗尚不見純何者為駁雖極世所謂至高之節如堯舜之揖遜亦世俗自為之名耳步趨也言語也飲食也寢息也皆人日用之常也而凡者獨羨人之步趨以為不可及豈步趨果難於言語食息之屬哉自凡者觀之則然也堯舜之事布在天下若禮樂若法度若征伐若廵狩若歴試若揖遜皆因理之固然本未嘗置輕重於其間也則所謂揖遜者特堯舜萬事中一事耳世俗指其一

事為高而忽其餘事為常者無他焉彼自見其捐一金之難而駭堯舜忘天下之易遂誇大以為至高之節矯情而效之此宋襄之徒所以每不絕於世也噫堯舜之揖遜堯舜曷嘗自知其高哉以世俗之心度之則高耳然則非特幽囚野死之毀為以利心量聖人也誦堯舜揖遜以為高者正所謂以利心量聖人也

左氏博議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氏博議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王元勛

謄録監生臣張君紱

左氏博議卷十一

宋 呂祖謙 撰

會于葵丘尋盟

僖九年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貽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

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天下之為治者未嘗無所期也王期於王伯期於伯強期於強不有以的之孰得而射之不有以望之孰得而趨之志也者所以立是期也動也者所以赴是期也効也者所以應是期也汎然而議卒然而行忽然而罷汗漫荒忽無所歸宿者是豈足與為治哉故期者聖君賢臣所以先天下之治者也期固為治之先亦或為治之害自期於強者至強則止欲挽之使進於伯不可得也

自期於伯者至伯則止欲挽之使進於王不可得也何則其素所期者止於如是也强而止於强伯而止於伯是特安於小耳雖不足肩儷世而追遐軌然下視弱國陋邦所獲不既多矣乎謂之無志則可謂之有害則不可也抑不知天下之勢不盛則衰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强而止於强者必不能保其强也伯而止於伯者必不能保其伯也驅駿馬而馳峻坂中間豈有駐足之地乎齊桓公拔管仲於縲紲桎梏之中屬之國政立談之間

遽以伯功相期何其壯也所期既立左國右高前鮑後隰下逮比閭族黨之民夙興夜寐淬厲奮發以赴吾君之所期至於葵丘之會威加諸侯名震四海天子致胙王人下臨環以旌旄崇以壇陛幕張燎舉有司戒期駢圭交鬲抑首就位弁冕秩秩穆然無聲於是桓公降卍遵廷下拜王命興俯跪起之容翼如也環佩衝牙之音鏘如也隆寵榮光焜燿在列申以五命之嚴示以載書之信明約顯命若掞河漢而轟雷霆區區曹許之君出

於鼠壤蟻封之中驟見曠古駭俗之偉觀目眩氣奪莫敢仰視雖平日跋扈倔強不受控御如晉侯者猶膏車秣馬奔走道路恐干後至之誅五伯莫髙於桓公而桓公九合之盟葵丘之會實居其最一時文物之盛騷人墨客誇談矜語至于今不衰嗚呼桓公素所期者及葵丘之會悉償所願滿足無餘種之累年而穫之於今日信可謂不負所期矣所期既滿其心亦滿滿則驕驕則怠怠則衰近以來宰孔之譏遠以召五公子之亂僖十七年

孰知盛之極乃衰之始乎吾嘗譬桓公之功業葵丘未會之前猶自旦至望之月也浸長而浸盈葵丘既會之後猶自望至晦之月也浸缺而浸盡蓋未滿則有增既滿則招損而已尚安能復增乎甚矣人心之不可滿也桓公非不知滿之可戒也所期既滿其心不得不滿也使桓公所自期者不止於伯詎肯至伯而滿哉桓公之罪在於自期之時而不在於既滿之時也雨驟而沼溢非雨之罪鑿沼者之罪也酒暴而巵翻非酒之罪造巵

者之罪也沼之所受有常限巵之所容有常量人之所期有常願踰其限過其量塞其願雖不欲滿而不自知其滿矣我不為沼何憂乎十日之霖我不為巵何憂乎千釀之醴桓公素不以伯自期則下視伯功亦蚊虻之過前耳吾是以知自期之不可小也進伯而至於王極天下之所期無在其上者其亦可以息乎曰王道果可息則禹之孜孜湯之汲汲文之純亦不已何為者耶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 僖九年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

諸狐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秦伯納晉惠

僖九年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鬬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

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晉侯殺里克丕鄭

僖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丕鄭如秦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丕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晉乞糴于秦

僖十三年冬晉薦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

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秦乞糴于晉　僖十四年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冦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秦晉戰韓原　僖十五年晉侯之入也許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九月晉侯逆秦師壬戌戰于韓原秦獲晉侯以歸

正始者萬事之本也始其始而不終其始者蓋有之矣不始其始而能終其始者理之所必無也吾未聞種稗而得穀者也吾未聞植棘而得檟者也吾未聞造醯而得醪者也吾未聞網魚而得禽者也吾未聞學墨而得儒者也吾未聞圖伯而得王者也失其始而求其終理之所必無也自古及今失於始而蹈禍釁者豈惟一人耶荀息受獻公不正之託國危身死死無所名失之於始也秦穆公不置德而置服親被晉惠反噬之辱失之

於始也晉惠公攬一國之利不見輕諾之害竟被內外之賂自取囚縶失之於始也失之於始良平不能為之謀儀秦不能為之辨孫吳不能為之戰墨翟田單不能為之守百補千營終亦必敗而已矣雖然是說也為始謀者言之可也不幸而已失其始者雖聞吾言不過拊膺搏髀為無益之悔果何術而救之乎曰見其無始而絕之者君子之正也見其無始尚欲扶持之者君子之恕也父母之於子雖其始不遵教戒已在憲網已在縲

紲自非甚不可救父母之心豈遽已乎經度赴援使得
未減其罪降重為輕亦父母之所屑為也君子視天下
猶父母之視子也雖見其已失於始茍未至於勢窮理
絶亦豈惜一舉手之力乎茍息以孤身而當衆怨之衝
其禍大而不可救秦穆公雖受侮而終能取償於晉其
禍小而不必救惟晉惠公之事在二者之間猶君子之
所當論也惠公始以甘言重賂誘秦既得國而盡食其
言秦穆公之心未嘗一日忘晉也至晉饑而秦輸之粟

非憂晉也積我之厚形彼之薄所以怒其衆而將使之也斯怨也豈禱請所可謝言語所可回乎幸而秦饑乞糴於晉此天錫晉以釋怨之資也使君子為晉謀必曰吾久負秦約常患無以自解苟因其乞糴亟如其請而振其急則秦將見今日之恩而忘前日之怨政使怨不盡解亦可以殺其怒而緩其毒雖鋒刃相向其致死於我必不力矣彼虢射乃謂無損於怨而厚於寇吁是何言歟虢公徒知與粟之無損於怨不知閉糴之增其怨

也擇禍莫若輕擇怨亦莫若輕雖使果如虢公之言無損於怨亦猶愈於增其怨況與之粟乃所以損其怨乎慶鄭雖欲救之然其氣暴其辭悍適所以起晉惠之怒而已惜乎慶鄭有救之之心而未得救之之道也使君子為晉謀則失之於始豈不可收之於終乎吾嘗攷論秦晉交爭之際益知天下之理不可有毫髮之過焉晉之負秦理當怨也秦之伐晉理當報也韓原之戰怨晉惠者豈特秦人哉雖晉之衆亦忿然有不直其君之心矣

逮至秦穆執晉侯而歸囚之靈臺則是奪蹊田之牛見宣十一年報之亦已甚矣惟其報之稍過於理於是晉人反哀其君之窮而怨秦之酷移不直其君之心為不直秦之心奮怒踊躍征繕以輔孺子有不與秦俱生之意嗚呼天下之理果可有毫髮之過耶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信矣哉

沙麓崩僖十四年秋沙麓崩晉卜偃曰朞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隕石鷁退飛僖十六年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内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

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星孛北斗 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梁山崩 成五年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晉侯論宋災 襄九年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故味為鶉

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梓慎論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災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

裨竈論楚襄二十八年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

子産論參商事在昭元年注見八卷首

大雨雹昭四年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涸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

朝之禄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禄氷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氷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氷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隷人藏之夫氷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氷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氷之道也

士文伯論火見

昭六年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六月丙戌鄭果災

晉侯問日食

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

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也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一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晉侯問史趙

昭八年楚公子棄疾使穿封戌為陳公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

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裨竈論陳災 昭九年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星出婺女 昭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

景王問萇弘 昭十一年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

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在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憾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享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

梓慎論禘 昭十五年春將禘於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星孛大辰 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

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火始昏見 昭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

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梓慎望氣 昭二十年二月

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玆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梓慎對曰食 昭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梓慎論日食

昭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秋八月大雩旱

齊有彗星

昭二十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公說乃止

史墨占日食

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臝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

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楚雲如赤烏

哀六年吳伐陳楚子救陳將戰王有疾庚寅卒于城父是歲也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

一氣運行乎天地之間災祥祲兆未始不以其類應也麗於上峙於下羣於中同本同生同體同流未有一物之不類未有一物之不應類乎類乎其天地萬物之樞乎有明類有晦類有旁類有互類有遠類有反類肅雨

又暘謀寒哲燠晷儀之不可測數術之不可推者明類也昆侖旁薄恍惚杳冥相與於無相與相求於無相求者晦類也盪而相侵廹而相陵指其影而射其形動於室而兆於鄰者旁類也經緯羅絡參錯四薄其應復為感其感復為應者互類也悶悶其遲恢恢其容形若疎而實密近若差而實精者遠類也憂喜聚門吉凶同域或順來而逆往或咎終而休始者反類也類與不類相與為類類之中復分其類焉毫而析之縷而陳之雖合

天下之人皆為研桑空渭濵之竹皆為籌筭亦有所不能計貫之以理則一而已矣千姸萬醜無二鏡也千柯萬葉無二木也千殊萬别無二類也一而萬萬而一者也貫一理而通之者聖人也名一說而執一類者瞽史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災眚之見視前世為多一時為瞽史之學者占候推步時合時舛時得時失瑣碎繳繞聽者益厭之則為說以攻之曰星墜木鳴川竭谷堙彼之咎也德薄道虧政荒民散我之咎也彼為彼我

為我我不能預彼事彼亦安能預我事哉是說既出又有為說以攻之者曰居天下之上者君也居人君之上者天地也聖人患人君在人上肆情任意無物可制故復假在君之上者以制之此災眚變異之說所以興也苟明言其無預於人則聖人之機一旦發露為君者不復有所畏矣是說既出又有為說以攻之者曰天地人未有不相通也聖人非虛假災眚以脅人君也召瑞者德召妖者暴昭然不可誣但不當如瞽史之苛細耳災

眚之來修吾政省吾過以敬天怒可也指某災謂由某事修某事以應某災不可也說至於此天下之論其定已乎未定也天地之應未嘗不以其類也汎謂之災而不知其所由災汎謂之怒而不知其所由怒何其汗漫而無統也一人之身痛發於股則知其在股痛發於肱則知其在肱痛發於腹則知其在腹痛發於心則知其在心詎有感頻呻吟而不知痛之所在者乎天地萬物皆吾體也惟聖人不為私意小智所間全體混然大而

無際一星一雲之祲一川一阜之變歴然如疾痛之在身無不知其所自起錙錙銖銖不紊不亂豈若世之汗漫者哉是聖人歴象在身而不待羲和之歴象璣衡在身而不待璿玉之璣衡也然堯不信已而信歴象舜不信已而信璣衡豈所謂制行以人不以已耶非也身有歴象而不廢羲和之歴象堯之所以為堯也身有璣衡而不廢璿玉之璣衡舜之所以為舜也彼謂制行以人不以已者果足以知堯舜哉見堯典及舜典

楚子賜鄭伯金 僖十八年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

趙姬請逆叔隗 僖二十四年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

楚子討鄭 宣十一年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

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晉使魯歸汶陽田

成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二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

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鄭伯石辭卿襄三十年鄭伯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

楚復取魯大屈昭七年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鬛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公懼反之

予奪之際猶辭受之際也已受者可辭已辭者不可受已奪者可予已予者不可奪趙姬既為内子復推以與

叔隗而身下之已受者可辭也鄭伯石為卿既辭而復請命子産是以惡其為人已辭者不可受也楚莊王已縣陳從申叔時之諫而續其封已奪者可與也晉景公剖齊汶陽之田以畀魯七年之中一予一奪以納季文子之侮已予者不可奪也君子無苟辭知其不可復受也君子無苟與知其不可復奪也理不當辭在我何愧始辭而卒受之則愧心生焉理不當予在彼何怨始予之而卒奪之則怨心生焉吾尚欲釋有愧為無愧豈可

反使無愧為有愧乎吾尚欲平有怨為無怨豈可反使無怨為有怨乎王述之未嘗辭官不察者固疑其貪也晉哀帝興寧三年以揚州刺史王述為尚書令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所辭必於所不受及為尚書令子坦之諫以為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耶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伊尹之一介不以與人不察者固疑其吝也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觀其辭受未定之初人競自處於廉而處王述以貪王述固不

辨也及觀其終則人皆不免於愧超然居衆愧之外者王述一人而已矣觀其予奪未定之初人皆競自處於義而處伊尹以吝伊尹固不辨也及觀其終則人皆不免於怨泰然居衆怨之外者伊尹一人而已矣是故賢王述於後者貪王述於先者也聖伊尹於後者吝伊尹於先者也聖賢之辭受予奪非衆人所能識也物在彼則謂之辭受物在我則謂之予奪一名而二實者也辭受既不可中悔予奪其可中悔乎予奪固不可中悔若

土地廣輪之博爵秩印韍之崇猶人情之所重者不能堅決尚有說也彼楚成之金楚靈之弓淺心狹量拳拳於一物何其愈下耶世俗猶以鑄兵之盟遂啓疆之說為楚之得計抑不知楚成與鄭以金而禁其鑄兵則鄭忘楚之賜而怨楚之猜是雖不奪鄭之金而實奪鄭之心也在楚失有實之用在鄭得無用之具我有所損而彼無所益計無拙於此矣魯侯懼遂啓疆之說而反楚之弓者非果懼三鄰之窺也懼楚靈之怒也不壓以全

楚之威則區區兒戲之說豈足以動魯侯耶以堂堂六千里之楚而下臨蕞爾之魯令出於正何索不獲乃以一弓之故卑體巧說惟恐魯之不從想啓疆之膝一屈而楚國之威索然矣信哉予奪之不可輕也予奪不可輕猶衆人事耳聖人之視予奪初未嘗有輕重也舜視天下如棄弊屣豈舜真輕天下如弊屣哉孟子特為桃應言之耳見孟子　天下者桃應之所重也敝屣者桃應之所輕也以其所輕而明其所重欲使知舜之等視輕重

而已孟子止言舜之無所重而人遂疑舜之有所輕誤矣吾將因孟子之言而附益之曰舜當其可與視天下如敝屣當其不可與視敝屣如天下

邢人狄人伐衛僖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圍莵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

衛叛晉定八年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

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公孫文子拒衛侯

哀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為靈臺於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是以不敢公愈怒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太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作亂乃出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

將適郢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鈎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

自我始載寶以歸

天下之物有置之則不可見動之則不可禦者殆非人力之能為也機之發於天者也兄弟鬩于墻鬬狠忿詈手足之歡無復存矣他日俱出塗人毆其兄為弟者忘向之怨勃然往救之是心安從生耶兄弟之愛天也鬬鬩之時其機伏而不見初未嘗忘也一旦遇塗人之辱以動吾之機是機一發奮厲勁烈海可倒山可移金石

可貫豈薄忿細怨所能遏耶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大機也私欲梏之小智藩之封縶固密其機若不可復還也或叩焉或觸焉其機立應目不容瞬掣其梏決其藩千封萬縶剥落解散固有破百年之人偽於一息之間者矣唐代宗何如君也德宗何如君也昏庸猜虐民困其暴固已不復知有君臣之義也及在播遷流離之中用柳伉陸贄之言貶損自責以感發天下君臣之機見唐柳伉陸贄傳真機既生森不可

禦向日之抑塞向日之殘酷向日之橫斂向日之征徭後機一衝前怨咸息愛君之外舉無餘念疾首痛心爭先赴敵不越月踰時而歸二君於故都祀唐配天不失舊物暫動其機效已若此況其機素明者耶衛國之君兩用此機文公以邢狄之侵避位而激其民動是機於前而終能滅邢靈公以晉之侮亦避位以激其民動是機於後而終能亢晉是非樂於自屈也不屈已於此則無以發機於彼也文公固賢主若靈公之淫縱侈慢豈

素拊循其民者耶民之所以畢力拒晉者非為靈公也靈公之言適動其愛君之機而不能已也雖然動天之機者不可雜之以人邢狄之侵與晉之侮非有陜郊之危奉天之急也而文公靈公張大其事遽自避位甚巳之辱而起民之怒其動民之本既雜而不純矣故衛國之民天機雖動人機亦隨馴致其患公孫彌牟反竊是機以拒出公非文靈動其機者不端詎至是耶以人蔽天猶可也以人亂天不可也蔽者其天尚存方開之以

天而遽投之以人匿邪於根浹毒於髓本原之地為所汩亂吾不知何時而能去也心不受病受病則其狂不可制真不受偽受偽則其惡不可除制心之狂除真之惡果終無術而不可解耶吁

秦取梁新里僖十八年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梁亡十僖九年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宫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觀治不若觀亂觀美不若觀惡自古及今蹂踐殘賊而

終不可亡者乃天理之真在也登唐虞之朝者舉目皆德政陪洙泗之席者入耳皆德音縱横交錯無非此理左顧右盼應接不暇果何自以窺天理之真在哉至於居亂世遇惡人所見者莫匪横逆所聞者莫匪詖淫所謂天理疑若殄滅而靡有孑遺矣然横逆詖淫之中天理間發時見一班豈非是理之真在歟我生不有命在天紂之所以拒祖伊也書西伯戡黎人皆知其託辭也託則託矣然天之一言胡為而忽出於紂之口哉何適而無

道跖之所以荅其徒也莊子胠篋人皆知其託辭也託則託矣然道之一言胡為而忽出於跖之口哉紂身與天違而口忽言天跖身與道違而口忽言道噫不如是何以知是理之果不可亡歟善觀理者於此所以深致其觀也梁伯溺於土功無故勞民底於滅亡議者莫不指罔民以寇自致駭潰定梁伯之罪是則然矣吾獨於罪之中而知天理之所在焉人皆以罔民為梁伯之詐心吾獨以為梁伯之良心世之論良心者歸之仁歸之義歸

之禮歸之信未有敢以詐爲良心者也名詐以良心豈有說乎曰詐非良心也所以詐者良心也梁伯之版築其自以爲是乎自以爲非乎如自以爲是必不待罔民以某冦將至也必不待罔民以秦將襲我也惟其心慊然以爲非恐民之不我從故虚張外冦以脅之耳嗜版築而不已者心之私也慊版築而不安者心之正也詐固非良心慊獨非良心乎吾是以知天理常在人欲中未嘗須臾離也梁伯欲心方熾而慊心遽生孰導之而

執發之乎嗚呼梁伯一念之慊此改過之門也此復禮之基也此堯舜禹湯文武之路也聖人迎其善端而推之而廣之而大之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梁伯一慊方生而遽繼之以詐是猶隕雪霜以摧始萌之草羣鷹隼以擊未翼之雛良心安得而獨勝乎與生俱生者謂之良心毀之不能消背之不能遠雖甚無道之人是心或一日而數起也是心既起有以繼之則為君子無以繼之則為小人繼與不繼而君子小人分焉故學者不

憂良心之不生而憂良心之不繼

左氏博議卷十一